

东出长安向虎狼

——晚唐之乱与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年

罗 盘

东出长安，颜真卿几乎无人相送。苍苍白发，稀稀胡须，昏昏残阳，寥寥车马，很有点断肠人走天涯的感觉。

回眸长安，年过七旬的颜真卿，几乎无话可说。城墙已经在一次次战火中破旧了，城门已经在一次次厮杀后斑驳了，旌旗暗淡，守兵老迈，长安已经疲惫不堪！

长安，此番东行，我还能回来么？颜真卿的心中，已经知道了他的结局。

东出长安，他是无奈的，也是义无反顾的。

一 白发出长安

颜真卿出长安之时，年已 73 岁（公元 783 年）。这一年，风雨后的大唐朝，又一次陷入新的风雨之中。

——大唐王朝一度视为砥柱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突然反叛了！消息传来，满朝震动。

于是，朝廷中人，想到了颜真卿，想到了那个名满天下，又刚直不二的颜真卿。

颜真卿进入唐朝高层的视野，不是因为他由什么秘书出身，不是因为他从什么达官家人出身，也不是因为他从什么派什么系出身。而是由于他的忠直，由于他的能干，由于他的不同凡响。封建王朝有许多数不尽的毛病，但却有时也会量才适用，不像现在，许许多多无尺寸之功，无毫厘之能的人，完全因了一个偶然的原因，就可飞黄腾达！

颜真卿，地球人都知道的是，他是唐代大臣、书法家，天下行书第二。除此之外，知道他的其他事情的人，也许并不太多。此人字清臣，琅琊孝悌里（今临沂市费县）人。其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工篆隶，母亲殷氏亦长于书法。开元（713—741）年间中举进士，登甲科，曾 4 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迁殿中侍御史。在小小的职位上，颜真卿敢于与当时的宰相们相争，因此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。天宝十二年，大人物们将其贬黜到平原（今属山东）任太守。人称颜平原。

如果没有一场大变局，如果没有大唐朝的生死之难，颜真卿的一生，也许会在平原这么个

小地方,写写字,喝喝酒,一生也会快乐无比的。然而,大变局开始了!

两年后,天宝十四年(755年),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,渔阳起鼙鼓,铁骑正南侵,河北各县,无一相抗。长安城中,唐玄宗只能长叹:“河北二十四郡,难道就没有一个有用的忠臣吗?”

正在此时,有一个书生,挺身而出,他就是颜真卿。

颜真卿,时年四十六岁。危急之中,他联络从兄颜杲卿,一同起兵抵抗安禄山叛军。附近十七郡得知有人出头,纷纷响应,并同推颜真卿为盟主,合兵二十万,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。军情报到朝廷,唐玄宗大喜过望,问:“朕一直不知道平原太守是什么人,现在我终于知道了!”

四十六岁的颜真卿,从此进入了唐朝高层的视野。

进入了高层的视野,高层就会命人考察。结果让天子更加高兴。这个颜真卿,很有政治上的预感。安禄山没反之时,他就已经感觉到了问题,命人高筑城墙,招集兵丁,积极备战。平原郡,本来是安禄山的辖区,结果,安禄山造反,他辖区中的平原,却成了一道让他久久不能攻克的难关。看来,颜真卿真的有几下子哦。

颜真卿,用现在流行的话说,是干出来的干部!干出来的干部,与送出来的干部和拔出来的干部,无论人品,无论才能,那就是不一样!

战乱之中,颜真卿以不同凡响的作为,得到了重用。此时,唐玄宗之子李亨已经当了皇帝,号肃宗。新皇帝命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,领河北招讨使的职务。颜真卿一下到了部长级的位置。

五十四岁时(公元762年),颜真卿历经起落之后,上任尚书右丞,相当于副总理级了。两年后封为鲁郡公。公元766年,正直的他又受到打击,直到多年之后,他才重新入朝,上任吏部尚书,相当于中组部部长,兼太

子太师。

因为正直,因为不阿,颜真卿总是与一些人不和。当然,他也总是受到所到之处的民众喜爱。没有办法,历史上,凡是民众喜爱的干部,都是权臣要陷害的干部;凡是权臣陷害的干部,也几乎都是民众所喜爱的干部。两个凡是,好像有点绝对化哟?可是,历史就是如此,我也没有办法。

唐朝末年的皇帝,多短命,在位时间不长。哈哈,历朝末年,皇帝都不太长命的。规律如此。唐德宗元年时(公元780年),颜真卿七十一岁,已经是四朝元老了。人老了,性格没老,忠直没老。于是,受打击也没有变哦。当朝的那个宰相杨炎、卢杞,均与之侧目,必欲除之。可是,他们没有机会,因为颜真卿没什么错啊,没什么小辫子可以抓住。

奸人要害人,总会天天惦记着。中国人说了,不怕被贼偷,就怕被贼惦记着。

颜真卿算是被贼惦记上了。

德宗元年,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公元780年,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,一时之间,兵势强大,朝廷难以敌挡。这时候,奸相卢杞,终于找到了处理颜真卿的机会:让他到叛军中去,如果能说动叛军放下武器,朝廷也省了许多心,如果说服不了,正好让叛军杀掉他!一箭双雕啊!

颜真卿晚年的命运,就这样被决定了。颜真卿晚年的悲壮,也这样被决定了。

二 大唐生死难

唐朝德宗时代,大唐朝经历着生死之乱。走过了初唐时代的蓬勃向上,走过了中初时代的华丽无比,这时候,唐,已入暮年,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那点儿力气。

唐朝的节度使,是历朝历代中最特别的个东西。节度使相当于省级的辖区,节度使在自己的地盘上,有党政军民各种大权,完全就是地方上的皇帝。而且,节度使们在晚唐还提出要子承父位。子承父位之后,还不

满足,他们想自己当皇帝。哎,谁让你大唐朝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呢?失去威严的天子,谁还会敬重你?!

淮西节度使李希烈,何许人?李希烈,大唐燕州辽西人,原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的族侄。李忠臣贪财好色,民怨沸腾,李希烈一呼而起,将其逐出淮西。于是,李希烈得到了淮西节度使的位置。你看看,他得到节度使的位置,来得颇为不正。

唐德宗年间,实为多事之秋。大唐朝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大折腾,到了德宗手上,是应安稳几年了吧?可是,许多的原因,让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,无法重新振作。有了节度使安禄山的领先造反,以后的节度使们,纷纷效仿。公元781年,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、魏博节度使田悦勾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,三人一起兴兵,兵锋直指大唐。危急之下,大唐王朝命令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前往讨伐。为了让李希烈出兵,唐德宗皇帝加封他为南平郡王,兼领汉南、汉北兵马招讨使。

别人造反,却给李希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:汉水南北的大军,统归他管理,他的兵权,一下子大大扩充了。于是,这年六月,李希烈统帅大军进驻湖北随州。王师到达,百姓无不欢迎,随州百姓“并税鹑衣乐,壶浆鹤发迎”,场面真的好热闹。李希烈作战,确实有一些办法。在他的攻击之下,梁崇义企图突围南下江陵,遭唐军迎头痛击,大败而归,乃收兵襄、邓。李希烈从随州乘胜追击,一路击溃梁崇义部将的抵抗,直捣襄阳,梁崇义兵败自杀,割据荆、襄19年的局面方告结束。

建中三年(782年),大唐朝再次出现叛乱。唐德宗又想到了李希烈。其实,风雨中的唐朝,节度使们纷纷叛离,朝廷可以信任的,已经没有几个了。李希烈,就是朝廷还比较信任的一个。于是,大唐命李希烈兼任平卢、淄青节度使,奉命征讨割据淄青的李纳。结果,李希烈早存异志,他与李纳通谋,并与叛

乱的河北藩镇朱滔、田悦等勾结,自称天下都元帅、建兴王,撕下了与唐王朝保持一致的最后面具。

建中四年(公元783年),李希烈攻破河南汝州。叛军人多势众,大唐一时无人可敌。

这一年,颜真卿受命东出长安,直入敌营。

这一年,成为颜真卿生命中最后的时刻,成为颜真卿生命中最壮烈的一年。

三 只身陷敌营

离开长安,向东而行。颜真卿看到的,听到的,是河山破碎,是哀鸿遍野。近三十年的叛乱,已经让曾经繁华的大唐朝,彻底的伤了元气。这一路东行,老先生是一路哀叹一路走,一路的无可奈何!

他是怎么离开长安的?史书记载的并不多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上,是这样记载的:

上问计于卢杞,对曰:“希烈年少骁将,恃功骄慢,将佐莫敢谏止。诚得儒雅重臣,奉宣圣泽,为陈逆顺祸福,希烈必革心悔过,可不劳军旅而服。颜真卿三朝旧臣,忠直刚决,名重海内,人所信服,真其人也!”上以为然。甲午,命真卿诣许州宣慰希烈。诏下,举朝失色。

颜真卿乘驿至东都,郑叔则曰:“往必不免,宜少留,须后命。”真卿曰:“君命也,将焉避之!”遂行。李勉表言:“失一元老,为国家羞,请留之。”又使人邀真卿于道,不及。真卿与其子书,但敕以“奉家庙,抚诸孤”而已。

很显然,卢杞明知道李希烈一定会杀害颜真卿的,颜真卿也知道此去是一定会被杀害的。没有办法,国家有难,怎么能不去呢?书生的骨子里,是国士的气度和风范。

从长安到洛阳,从洛阳到许昌,颜真卿见到了李希烈。从这一天起,他陷入了敌营之中。

颜真卿来到敌营,所拥有的,是他的名

满天下的书法，是他的名满天下的刚直，是他的名满天下的头衔。他时为吏部尚书，还是太子太师。王朝时代，这个职位，是很引人注目的，非有德者，不可以居之。

来到许昌，见到仍在名义上为大唐节度使的李希烈，颜真卿要宣读皇帝的圣旨。

“说吧！有什么就说什么！”李希烈对圣旨的态度，已极为傲慢。只是迫于颜真卿的名字太响亮，不得不给以一点点尊重。否则，他才懒得听什么圣旨呢！沐浴燃香之后，颜真卿开始宣旨。飘飘白发，苍苍声音。

可是，颜真卿才念了几句，李希烈的兵将们，便一个个拔出刀来，将他团团围住，大声叫骂。

“什么狗屁圣旨！老子们早就不想当唐朝李家的官了！”有人这样骂。

“投降俺们吧，让你当个宰相，免得回去受奸相卢杞的窝囊气！”有人这样劝说。

颜真卿面不改色。

李希烈为一方霸主，养子就有千人。他的千名养子，一拥而上，将明晃晃的刀子架在颜真卿的脖子上，要他投降。颜真卿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些东西，我见的多了！安禄山几十万大军围住我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怕过，你这区区千人，我还会怕吗？”

李希烈没办法，站起来，走到颜真卿的前面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部下的刀枪，挥手让众人退下。看看，典型的一个做秀。他在想，俺老李，将来是要当皇帝的，残杀这样名满天下的人物，俺赔不起！

据司马光的记载：“希烈遽以身蔽之，麾众令退，馆真卿而礼之。希烈欲遣真卿还，会李元平在座，真卿责之，元平惭而起，以密启白希烈。希烈意遂变，留真卿不遣。”就是说，李希烈一开始，还是想放颜真卿回家的，这样的人物，他也留不起啊！可是，颜真卿太过刚直，连随同李希烈一起叛乱的李元平，也来了一个当面责骂。李元平是个比李希烈更加阴险的小人，让小人怀恨在心，他不报仇才怪呢。于是，李元平向李希烈说了些很要

命的话，改变了李希烈的主意，让李希烈扣留下了他。

未必也真的是一个旁边人的主意改变了李希烈。李希烈兴兵谋反，当非等闲之辈。对李希烈来说，颜真卿的到来，是个机会啊！看看这个人，写字成了一代宗师，领兵对抗了安禄山，当官当到了副总理的位置，为人又正派，如果劝他与俺站在一起，或者真的当了俺将来的宰相，天下人因为他的名字，一定会有很多人会支持俺，至少也会同情俺啊！这张牌，俺得用！

李希烈也许还想到了，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，一个颜真卿，是可以胜过十万甲兵的！

“好吧，先生这样堂堂正气，正是俺李某最佩服的人物！请先生住下，俺们慢慢商谈！”李希烈这样说。

从许昌这天开始，颜真卿成了李希烈军中的一名要客：好吃好喝好住着，就是不可以自由行动。军队到哪，李希烈到哪，颜真卿也得跟到哪。这，由不得你颜真卿！

四 忠义化雄关

身入敌营，颜真卿没有忘记使命。

那时候，东方叛乱的多个大将，决计推李希烈为皇帝，公然与大唐分立。

一日，叛乱的朱滔、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四人，同时遣使者来见李希烈，并且送来了文书，自己称臣，劝李希烈进位皇帝。也许，这本来就是李希烈让他们这么做的。在淮西一带，势力最大的，也就算他李希烈了。

使者们到来之后，拜倒在李希烈面前，纷纷说：当今朝廷，奸人当道，有功之人，都被诛灭，这种朝廷，已失信于天下了。李希烈大人，您天生英武，功烈盖世，目前已被朝廷猜忌，视为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。如果不自立为皇帝，将来，一定会像汉朝的韩信那样，被莫名其妙地杀害的。我们愿意请您当皇帝，跟着你干。

来使如此热烈，正合李希烈的意思。他很得意，召来颜真卿，让他看看这些人，听听这些话。然后，他对颜真卿说：“今天，四个王爷遣来使者，推我当皇帝，而且他们四人，不谋而同。颜太师，你看看这个架势，真的是众望所归啊！”

颜真卿很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此乃四凶，何谓四王！你应当自保功业，为唐忠臣。如果与乱臣贼子相从，那是自己要与他们一同覆灭！”

李希烈十分不快，他扶着颜真卿走出大厅。

不几日，李希烈、颜真卿一起与四使者同宴。四个使者说：“久闻颜太师您德高望重，今天李都统将称大号（当皇帝），而太师您正好也到了这儿，我们以为，这是上天安排您来当宰相的啊！”

颜真卿大声骂他们。他说：“什么狗屁宰相！你们难道不知道那个大骂安禄山而被杀害的颜杲卿吗？他，就是我的兄长！我，年近八十，只知道守节操而死，不知道当什么官。我，岂会受你们这些小人的诱胁！”四使者听了，一个个不敢出声。

一心想当皇帝的李希烈，又怎么能就此罢休？他使甲士十人守真卿于馆舍，掘坎于庭，云欲坑之。真卿怡然，见希烈曰：“死生已定，何必搞这么麻烦！你干脆给我一把剑，我自己抹脖子得了，让你看个高兴，看个满意！”李希烈无可奈何。

几天后，李希烈思来想去，还是想拉这位大人物给自己捧场子。于是，他让许多兵士，将木柴堆在颜真卿的住所之中，拉出老先生，对他说：“你从不从我？如果从我，什么都好说。如果不从，我只好将你焚死！”说着就让人点燃了木柴。颜真卿这个倔老头，倒也倔得可以，他什么话都不说，起身跳进火中，一下子胡子眉毛烧去好多。李希烈的下属们看看此计不成，将老先生从火中拉了出来。

颜真卿如此忠义，倒真的让李希烈没有

了办法。

也许，正是因为颜真卿的不屈不阿，李希烈叛军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，一直在河南一带活动，既不能西进长安，又不能东向发展。颜真卿的忠义，是不是真的迟滞了叛军前行的时间？有可能吧。

五 王兮奈若何

颜真卿苦苦与叛军周旋，长安城中的大老板，也就是那会儿的皇帝，又在做什么呢？他是不是也在想着挽救他的江山？

颜真卿一生，伺候了四个皇帝，伺候了四个大老板。最后这个大老板，就是唐朝的德宗皇帝李适。作为颜真卿最后的一个老板，唐朝德宗李适，远不如他的大臣那么坚定和执着。公元779年正月，李适以太子身份，柩前即位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他在位整整26年。唐朝皇帝中，比他在位时间长的只有高宗和玄宗，太宗也不过在位23年。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德宗深知安定的可贵。即位之初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他实施革新，果敢有为。但是，当改革遭遇挫折后，帝王的雄心消失殆尽，悲剧性的轮回开始上演。

这时候的德宗，正忙着四件事情。

第一件事情，是怀疑自己的大臣。即位之初，这位老板信任宰相，后来却对大臣百般猜忌，拒谏饰非、刚愎自用。他的朝廷，频频发生人事变动，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，使德宗在位时期的朝政，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，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。人事纷争不已，如何救国兴邦？

第二件事情，是藩镇姑息。德宗即位之初，决意武力削藩。但是削藩运动受阻，他先是想利用藩镇打藩镇，结果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。德宗遭受挫折，锐气大伤，开始任由藩镇们胡为，藩镇割据专横，遂成积重难返。

第三件事情，是重用太监。德宗即位之初，对内廷宦官“疏斥”，但经过逃亡避乱，德宗想，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近卫亲军，而且这支近卫亲军交付朝廷官员不能使自己放心，由宦官掌领也就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慢慢地，德宗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。从此，神策军的统帅权掌握在宦官手中。在贞元十一年（795）五月，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，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，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，也使之制度化。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，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。

第四件事情，是收罗金银钱财。即位初期，他十分节俭，禁止各地进献。如今，天下危急之时，他转变为喜欢财物与大肆聚敛。他的某位宰相，因为拒绝来京城办事的官员的礼物，德宗还派人开导他，不要太过清廉，对人家的礼物一律拒绝是不通人情世故，像马鞭、鞋帽之类的小礼物，收受一点也无关紧要。德宗本人，则大肆聚敛钱财，珠玉金银，来者不拒；地方官员送的太少，他还不高兴呢。

大臣忘命于外，皇帝昏聩于内，国是，还有多少作为的？王兮王兮奈若何！

六 凛然赴一死

长安的唐朝皇帝急着收取钱财，淮西叛乱的李希烈则急着要做皇帝。公元784年，李希烈统兵攻入汴州（今日河南开封），自称楚帝，年号武成。

此时，颜真卿自知必死，从容做好了各种准备。他给朝廷写好了遗表，又给自己写好了墓志和祭文。面对李希烈的叛军，颜真卿指着自已的住处说：“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。”

李希烈称帝后的一年中，一直在走下坡路。朝廷让各路节度使围攻李希烈。各路节度使从自己的小算盘出发，决定出兵攻打。

很简单哦，谁打下了地盘，谁就可以得到地盘。所以，他们向李希烈开始真的进攻了。李希烈难以敌挡，在河南境内四处奔忙。

公元785年8月，李希烈逃到河南蔡州，即今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。叛军在兴龙寺中住扎，李希烈指使手下，将颜真卿用绳索杀害。此时，颜真卿76岁。这段历史，是《新唐书》中的《颜真卿传》所记载的。在河南民间，关于颜真卿之死，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。

我到河南的商丘时，这里的史学家告诉我，颜真卿从开封到商丘后，写下了大量的碑文，一些石碑，已成为国宝。

这儿的史学家还告诉我，颜真卿被李希烈的叛军一直带到了河南的驻马店一带。为了迫使颜真卿投降，李希烈的部下，先是拔光了颜真卿的牙齿，问他降不降？颜真卿满口鲜血，仍对叛军大骂不止。李希烈恼怒不已，又命人割掉颜真卿的舌头，再次问他降不降。颜真卿痛不可当，口不能言，仍然对叛军怒目而视。

这儿的史学家还告诉我，直到这时，李希烈最后决定，杀害颜真卿，泄心头之愤。于是，一代书法大师，一代名臣，在寺庙中被叛军缢杀了。

闻听颜真卿遇害，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。

半年后，叛将李希烈被自己手下人所杀，叛乱平定。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，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。德宗皇帝痛诏废朝五日，举国悼念。德宗亲颁诏文，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“才优匡国，忠至灭身，器质天资，公忠杰出，出入四朝，坚贞一志，拘胁累岁，死而不挠，稽其盛节，实谓犹生”。

欧阳修曾说：“颜公书如忠臣烈士，道德君子，其端严尊重，人初见而畏之，然愈久而愈可爱也。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，然虽多而不厌也。”

朱长文赞其书：“点如坠石，画如夏云，钩如屈金，戈如发弩，纵横有象，低昂有志，

自羲、献以来，未有如公者也。”

苏轼曾云：“诗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韩退之，画至于吴道子，书至于颜鲁公，而古今之变，天下之能事尽矣。”（《东坡题跋》）

《新唐书》如此评价：“虽千五百年，其英烈言言，如严霜烈日，可畏而仰哉！”

七 长安不长安

颜真卿死了，李希烈也死了。长安的大唐朝，是不是安定下来、和谐下来了？没有。唐，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悲剧化的情节，走向了他的末路。

一是宦官专横。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，他的儿子顺宗、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、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。宦官专权，为祸国家，成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重要原因。

二是藩镇割据。地方权力坐大，中央政府无法掌控，完全处于疯狂状态。由此之后，残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开始上演。那段历史，应当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和最残酷的岁月之一。

地方大将领们纷纷叛乱的时候，皇帝德宗，按道理是要认真想想如何救亡图存的。可是，他，以及他以后的几位晚唐皇帝，都不怎么着急国家的事情。就说这位德宗吧，一方面宦官专横，一方面藩镇割据，内忧外患之中，他忙乎的，是这样的一些事情——

一是收集财物。他喜欢钱财，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经常主动要求地方官员向他进贡。这还不够，德宗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，称为“宣索”。皇帝索要钱财，居然还有了一个堂皇的名字！这真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啊！

二是做秀。我不知道他那会儿的做秀，和现在的做秀是不是一样？他削藩战争一度失利。失利之后，这老兄不去总结教训，也不做东山再起的准备，而是做起了秀。公元784

年正月，德宗痛下“罪己诏”，声明“朕实不君”，将削藩行动，说成是自己的错误，是自己导致了天下大乱。德宗在诏书中宣布，李希烈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，所谓“朕抚御乖方，致其疑惧”，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，表示今后“一切待之如初”。如此做秀，非但没有感化正在坐大的藩镇，而且激发了他们争霸天下的野心。

书生颜真卿，以一人而敌十万之敌，大唐是知道危情已达万钧的。按说，皇帝和大将们，是应该首先应对军事上的问题，或者从事政治上的改良，或者进行人事上的调整。这些事情，似乎他们也在做，但做的不力，也不智。皇帝们，总要有些形象啊，于是，他们忙着去做秀了。

这样的统治者之下，莫说一个颜真卿，就是一百个颜真卿，又能顶什么事？！

只不过好端端将些个大好人才送入虎狼之口，弄得个有去无回！

英雄永远只能做英雄的事情，国家存亡，匹夫虽然有责，但却不能主宰。主宰存亡兴衰的，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。存亡之际，他们才是唯一可以主动选择去向的人。然而，这些人在选择了死亡之时，却又死不承认自己的错。明末帝崇祯，北京城破在即，大呼道：“君非亡国之君，臣皆亡国之臣！”你看看，你自己把江山搞成了这个样子，不自省，倒是一下子将责任推给了所有的大臣！即便是大臣的错，那根子不也还是在你皇帝老儿吗？再说了，你明知这些人不是东西，那你还委以重任干什么？！

长安的名字，已经赋予了明确的期盼：长治久安，以期长安。然而，长安可曾真的长安？长安为何又总是不得长安？原因么，在统治者，在最高当权者。安与不安，非关百姓，亦无关大臣。

千古帝王，都是自掘坟墓的。